

※ 韓南教授紀念專輯 ※

韓南教授追思紀念文

白 芝* 著 王 翎** 譯

我和韓南皆於一九五〇年代早期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，是該校中文系博士班的第一批畢業生。中文系博士班能夠成立，西門華德 (Walter Simon) 教授是最大的推手，而本系先前已成立的榮譽（優等）學士學位課程也是由他肩負主持規畫的重任。西門教授以前是在德國接受比較語言學的訓練，原本研究羅曼語族諸語，後來改唸中國古文，在二戰之前於北京進修的數年裏又學了現代中文。西門教授鑽研漢藏語的同源關係這種難解的奧祕有成，因而聲名大噪。但是我和韓南都認為他的教學之所以如此啟迪人心，在於他對中文演進史的高度熱情和深刻理解，從古音裏單音節在語源上的豐富性，到中古晚期出現的漢語語法形式，甚至現今中國的口說語言和書寫的白話文，他都瞭若指掌。

為了讓學生對於中文的發展歷史能有更全盤的了解，榮譽（優等）學士學位課程中有三門必修課，每週各要上三小時的課，三門課的指定書目分別是《論語》和《孟子》、《西廂記》和《紅樓夢》，以及胡適於二十世紀寫成的論文。我最感興趣的一直是文學作品，而韓南先前已取得英文系碩士學位，所以可想而知，元代戲劇和十八世紀的小說成了整學期課程中最吸引我們的部分。後來我要找博士論文題目，無意中注意到馮夢龍編纂的明代短篇小說集，那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發行了重印本。西門教授的反應卻不如我預期的熱烈，他要我考慮《金瓶梅》。教授先前曾指導埃傑頓 (Clement Egerton) 完成《金瓶梅》的第一個英文（深受拉丁文影響的語言）譯本，他的建議是既然這部鉅作已經有滿文譯本，那我可以去學滿文之後做譯本比較的研究，應該是個不錯的主意。我當時還在跟好不容易學到的一點日文苦

* 白 芝 (Cyril Birch)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榮休教授。

** 王 翎，專業譯者。

苦糾纏，覺得到了求學的這個階段，實在提不起勇氣，也沒有精力再新學第三個非印歐語系的語言了。我打定主意要研究馮夢龍和他的短篇小說集。

我客氣地婉拒了教授的提議，教授心下失望，但是沒有表現出來，只是一年還是兩年之後換韓南來和他討論博士論文的時候，他又再次提起這個構想。我不知道韓南的滿文後來究竟學得如何，不過他一派優雅地接下《金瓶梅》的挑戰，顯然他也很快就注意到《金瓶梅》借用的大量豐富且多樣化的素材來源。這只是開端，韓南後來長期研究和分析明代白話小說，並成為這個領域的權威，確實不枉他睿智地接下這個挑戰。

我何其有幸，年輕時就在倫敦結識韓南，接著我們都到了加州，之後雖然分隔東西岸，但還是很常聚首，甚至一同擔任代表赴中國訪問，到老依然維持友誼。有一事我至今仍印象深刻，記得是在一九八〇年一月，那一天我充分體會了韓南為學術奉獻自我的精神有多麼偉大。當時我們參加由美國學術團體協會贊助的代表團去北京參訪，到了自由活動的這天，卻是我這輩子碰過最寒冷的日子之一。我穿了一件為了這次出訪特別買的鋪棉外套，在天寒地凍中勉強走過幾條街，禮貌性地拜會在北大短期工作的一個研究生，然後又去一個以前在柏克萊大學教過的中國學生家裏拜訪，之後我就回到溫暖的旅館等韓南回來。他回來了，我終於有機會親眼見識何謂凍得發青。韓南把自由活動的時間全耗在冷僻昏暗的圖書館裏，只穿著普通西裝的他，就在沒有暖氣又像迷宮般的書庫深處埋首整日。他渾身抖個不停，甚至需要花點時間等身體退冰回暖之後，才想到要吃晚餐。不過他很開心——他有了新發現，多美好的一天。

我記得此處附上的照片就是在北京訪問完之後幾天拍下的，當時我和韓南與其他人分道，另行從上海前往蘇州。富麗堂皇的車廂載著我們這兩個僅有的乘客，駛過文化大革命後似乎仍在緩慢復原的荒瘠大地。

